





類五代史補五卷宋陶岳撰大旨與  
備書同意而稍近小說家言



五代史補序



潯陽陶岳介立



五代之相承也其闢土則不廣享祚則非永干戈尚被於原  
野聲教未浹于華夏雖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軍旅勢  
不兩立故其史書漏落尤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誕膺寶  
命廓清區宇萬邦輻輳以入貢九流風動而觀政五代之書  
必然改作岳自惟淺陋久居冗散一札詔下恐非秉筆之數  
因思自幼及長侍長者之座接通人之談至于國諸竊據累  
朝創業其間事迹頗曾尋究因書其所聞得百餘條均其年  
為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雖同小說頗資大猷  
備于闕遺故不拘于類例幸將來秉筆者覽之而已時  
之後歲在壬子序



梁二十一條

太祖應識

景翔裨贊

楊凝式佯狂

楊行密詐育

錢鏐弭謗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羅隱東歸

曹唐死

介先生上昇

僧貫休入蜀

太祖文健兒面

王彥章入軍

楊行錢塘侵掠

朱瑾得戰馬

王建犯徒

鍾傳重士

鄭準作歸姓表

杜光庭入道

上藍遺鍾傳偈

貫休與光庭嘲戲

陳黯善對

卷第二

後唐二十條

太祖彌獨眼龍

莊宗能訓練兵士

明宗入倉草場

高季興據荊州

孟知詳兩代識

孟知詳平董璋

房知温從事入冥

黃損不調

人續棄

淮南寫太祖真

莊宗為縣令所諫

秦王掇禍

王氏據福建

孟知詳般家

錢鏐患目

宋齊丘投姚洞天

何仲舉及第

黃滔命徐寅代筆



唐狎侮

僧昭說踏錢

第三

晉二十條

少主不召桑維翰

高祖先兆

李濤納命

桑維翰責張彥澤

丁思僅謂馬希範起義兵

馬希範奢侈

李昇得江南

馬希範殺高郁

馮道修夫子廟

李瀚作錢鏐碑

戴偃擯棄

歐陽彬入蜀

楊光遠叛

安重榮叛

羅鄴王戲判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趙在禮拔釘錢

石文德獻挽歌

僧齊己

僧洪道

卷第四 二十條

漢

上藍寺石榴識

蘓逢吉際會

樞密使擅替留守

武行德察冤獄

馬希範見高郁為崇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萼囚于衡陽

高從誨毋夢

慕容彥超擒盜

安審琦惡釋氏

梁震禪替

趙惟則廉介

廖氏世胄

李臯州謝馬表

沈彬石擲

李中令好戲

李心損輕薄

王仁裕賊頭

馮玉為馬承翰所議

裴長官捕蝗對

第五卷

周二十三條

高祖徵異

高祖征李守真

高祖以讖殺趙童子

高祖圍兗州夢文宣王

慕容彥超鐵胎銀

世宗問卜

世宗誅高平敗將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詔陳搏

世宗問相于張昭遠

世宗問王朴運祚

郭忠恕責馮道

符皇后志搵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

舉子與馮道同名

張昭遠疑太玄經

江為臨刑賦詩

韓熙載帷箔不脩

馮吉好琵琶

僧賦牡丹詩

何承裕恢諧

世宗上病龍臺

契盈屬對

五代史補第一

梁二十一條

太祖應識

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聞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已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讖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讖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太祖文健兒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謂之跋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于



以下今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景翔裨贊本犯敬字廟諱改作景

景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為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况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 王彥章入軍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為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不及等故求作長揖汝等吐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則未暇且共汝輩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遽擢用之

### 楊凝式佯狂

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于已往陰使人來採訪群議縉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于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 楊行密錢塘侵掠

常命宣州刺史田頌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瑋

行密元璵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遂命  
顧罷兵初顧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  
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顧之師無能為也且欲譏之于  
是日休為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艸  
為萁菜下加石為碁子左加玉為琪玉右加月為期會羅隱取于  
字上加雨為舞雩下加皿為盤盂左加玉為玗玉右加邑為邗地  
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艸為芒下加心為忘右加邑為  
邗左加心為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慚而去未譏顧  
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為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  
密嘗命以大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  
謂之斫揚頭至是以元璵通婚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 楊行密詐盲

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為泗洲防  
禦使泗洲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  
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瘡  
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墻抵柱至于流血姬  
妾僕隸以為寔然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  
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  
諱則國家為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  
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為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  
喜倍道而去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于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  
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鉄槌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  
亡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即時升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  
明者蓋為朱三郎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



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民間也  
嘗為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惧且拜會有客自外入  
見行客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  
升廳揖令于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怒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  
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死秦彥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  
有淮南之地

### 朱瑾得戰馬

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其為禮待作加于諸將數等瑾感行  
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入陣馬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  
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長恨無入陣馬今馬生矣及既隸報適退  
槽馬生一駒見卧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  
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辨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常不得力焉初

瑾之來也徐溫觀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  
嗣位溫與張鎬爭權襲殺鎬自是事無大小皆決于溫既而溫復  
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定欲控制中外  
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  
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性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  
婢兒不足為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惧溫至遽以瑾屍暴之市中  
時盛夏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蝇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于暴屍處  
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

### 錢鏐弭謗

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  
或中有中夜潜用白土大書于門曰沒了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  
遽命書吏亦以白土書數字于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



時人以為神輔自是怨嗟息矣

### 王建犯徒

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爾及據蜀得馬消  
為從事消好詆訐評一作建恐為所譏因問曰竊聞外議以吾曾遭  
徒刑有之乎消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對衆因袒背以示消曰  
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耶消知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  
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賓佐皆失色而消晏然

###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王建之僭號也惟翰林學士最承恩顧侍臣或諫其禮過建曰盖  
汝輩未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  
林學士士雖交友不若也頌命今我思頌此當時才有百分之二爾何謂之  
過當耶論者多之

### 鍾傳重士

鍾傳雖起于商販尤好學重士時江西士流有名第者多因傳荐四  
遠騰然謂之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常為泗州管驛巡官仰傳之  
風因擇其所行事赫二可稱者十餘列于啟事條以投之十啟中凡  
五千字皆文理典贍傳覽之驚嘆謂賓佐曰此啟事每一字可以  
千錢酬之遂以五千貫贈仍辟在幕下其激勸如此

### 羅隱東歸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為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  
尊師者深于相術隱以貌陋恐為相術所棄每于尊師接談常自  
大以沮之及其累黜落遭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  
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所有隱乎  
了之于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群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

不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惜  
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隣居有賣飯媪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  
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媪歎曰秀  
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為得哉不如急  
取富貴則老嫗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時錢鏐方得兩浙  
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居給事中初隱之除中書之日費  
窘因抵魏謁鄴主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叙其家世鄴主為姪  
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爾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  
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為所薄今惠然肯顧  
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為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慎勿言于是擁旆  
郊迎一見即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  
書于鏐謂叔父首用之

### 鄭準作歸姓表

鄭準不知何許人性諒直能為文長于箋奏成汭鎮荆南辟為推  
官汭常仇殺人懼為吏所捕改姓郭氏及為荆南節度使命準為  
表乞歸本姓準援筆而成其畧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困之  
內盱眙為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隣  
封而鼠竄名非霸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于張  
祿又云成為本姓郭乃冒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族受封  
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云其表甚為朝廷所重後  
因汭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贖初學記一部準忿  
然以為不可謂汭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爾今敵國交聘以此  
書為贖得非方相輕之甚耶宜書責讓汭不納準自嘆曰若然則  
足彰幕府之無人也參佐無狀安可久遽請解職汭怒其



去：仙人于途中殺之

### 曹唐死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為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玄珠一卷皆叙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則有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深鎖九門霜又云樹底有天春寂：人間無路月荒：皆為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于開元寺三院學一旦卧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至且四向顧視相謂曰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寂：人間無路月荒：言訖直入唐之卧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闥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已殂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非賦牡丹乃題女子障耳南人以歌姬為女子隱應聲曰猶勝足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隱曰只樹底有天春寂：人間無

路月荒：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尋卒則隱之言豈偶然哉

### 杜光庭入道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高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使于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街之衆道聽塗說一時之俊即有之至于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主臣于科場中識九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于風塵思欲脫屣名利久矣以臣愚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衣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為天師光庭嘗以道德二經注者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它



術稱是識者多之

余朱先生上昇

余朱先生忘其名蜀人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先生欲服異人曰今若服必死未若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其教自是每一石必投之水欲其浮如此者殆一紀人皆以為狂或聚而笑之而先生之心愈堅居無何因遊峽上將渡江有叟艤舟相待先生異之且問曰如何姓氏對曰石氏此地何所答曰涪州先生豁然悟曰異人浮石之言斯其應乎遂服其藥即輕舉矣

上藍遺鍾傳偈

上藍和尚失其名居于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大為鍾傳所禮一旦疾篤徃省之且曰老夫于和尚可謂無間矣和尚或不諱得無一言相守耶上藍強起索筆作偈以授其末云但看來年二三月

柳條堪作打鍾槌偈終而卒傳得之不能測洎明年春淮帥引兵奄至洪州陷江南遂為楊氏有打鍾之偈人始悟焉

僧貫休入蜀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有逸才長于歌詩常遊荆南時成汭為荆南節度使生日有獻歌詩頌德者僅百餘人而貫休在焉汭不能親覽命幕史鄭準定其高下準害其能輒以貫休為第三貫休怒曰藻鑑如此其可久乎遂入蜀及至值王建稱藩因獻之詩云一瓶一鉢垂：老萬水千山得：來建大悅遽加禮待洎僭大誦以國師賜號曰禪月

貫休與光庭嘲戲

貫休有機辨臨事制變眾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之一旦因舞轡于通衢而貫休馬忽墜

龔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非數珠蓋大還丹耳光  
庭大慚貫休有文集四十卷吳融為之序號西岳集行于世

### 陳黯善對

陳黯東甌人才思敏速時年十三袖卷謁本郡牧時面上有班瘡  
新愈其痕炳然郡牧戲之曰藻才而花貌何不詠歌黯應聲曰玳  
瑁寧堪比班犀詎可加天嫌未端正敷面與裝花

### 五代史補第一 終

### 五代史補第二

後唐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太祖武皇帝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其先生于雕窠中酋長  
以其異生諸族傳養之遂以諸爺為氏言非一父所養也其後言  
訛以諸為朱以爺為耶至太祖生眇一目長而曉勇善騎射所向  
無敵時謂之獨眼龍大為部落所疾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  
雲州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黃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遂拜  
太原節度使封晉王

### 淮南寫太祖真

武皇之有河東也威聲大振淮南楊行密常恨不識其狀貌因使  
畫工為商賈往河東寫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其謀者擒之武



皇不怒既而親謂曰且吾素眇一日試召函使寫之觀其所為如何及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真必畫工之尤也寫吾不及十分即階下便死是汝之所矣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夏武皇執八角扇因寫扇角半遮其面武皇曰汝諂吾也遽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畫其臂弓撚箭之狀仍微合一日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賂金帛遣之

###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鍊其衆以取必勝于天下乃下令曰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騎馬或步騎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並進期會有處不得違畧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懼法而戮力皆一當百故朱梁舉天下而不能禦卒為所滅良有以夫初莊宗公子時雅好

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授之使揭聲而唱謂之御製至于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衆齊作故凡所聞戰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 莊宗為縣令所諫

莊宗好獵每出未有不蹂踐苗稼一旦至中牟圍合忽有縣令忘其姓名犯圍諫曰大凡有國家者當視民如赤子性命所繫陛下以一時之娛恣其蹂踐使比屋囂然動溝壑之慮為民父母豈若是耶莊宗大怒以為遭縣令所辱遂叱退將斬之伶官鏡新磨者知其不可乃與群伶齊進挽住令佯為詬責曰汝為縣令可以指麾百姓為見既天子好獵即合多留閒地安得縱百姓耕鋤皆徧妨天子鷹犬飛走耶而又不能自責更敢咄咄吾知汝當死罪諸伶亦皆喜繼和于是莊宗默然其怒少霽頃之怒縣令罪



明宗入倉州場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給散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繼則之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也今役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蝕謂之鼠雀耗倉糧起自始之也

秦王掇禍

秦王從榮明宗之愛子好為詩判河南府辟高輦為推官輦尤能為詩賓主相遇甚歡自是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張杭高文蔚何仲舉之徒莫不分廷抗禮更唱迭和時干戈之後武夫用事睹從榮所為皆不悅于是康知訓等竊議曰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詞

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壑不如早圖之高輦知其謀因勸秦王托疾此輩以所就之間須來問候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榮曰至尊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爾不然則悔無及也從榮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輦棄市初從榮之敗也高輦竄于民家且落髮為僧既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認復使巾績着緋驗其真偽然後用刑輦神色自若厲聲曰朱衣纓脫白力難逃觀者壯之

高季興據荊州

高季興本陵州陝右人為太祖裨將出為郢州防禦使時荆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為荆南留後到未幾會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節度鉞莊宗之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太祖出征引軍早發

至逆旅未曉有姬秉燭迎門具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  
夢有人叩闕呼曰速起速起有裂土王來及起盥漱畢秉燭開門  
而君子奄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季興喜及來荆南  
竟至封王

### 王氏據福建

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巖卒子增范暉自稱留後潮攻拔之  
盡有其地遂為福建觀察使至其子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  
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弟延均嗣无識輒改審知制度  
僭稱大閩改元龍起其後為子景毅景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  
父延義改元永隆延義不恤政事國亂為其將連重遇所殺王氏  
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遠祖為道士居于福建  
之怡山時愛二阜笑樹因其下築壇為朝禮之所其後丹成冲虛

而去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于此方者乃自為識藏之于地唐  
光啟中爛柯道士徐景玄因于壇東北隅取土獲其詞曰樹枯不  
伐用壇壞不須結滿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  
潮水蕩禍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封閩疆  
議者以為潮蕩禍殃謂王潮除其禍患以開業基也巖逢二乍間  
謂陳叢逢王潮未幾而亡土地為其所有也代：封疆謂潮與審  
知也代：蓋兩世之稱明封崇不遁潮與審知兩世耳初王潮嘗  
假道于洪州時鍾傳為洪州節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  
必為已患陰欲誅之有僧上藍者通于術數動皆先知大為鍾所  
重因入謁察傳詞氣驚曰令公何故起惡意是欲殺王潮否傳不  
敢隱盡以告之上藍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緣必變彼時作一  
好世界令公宜加禮厚待若必殺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傳加以



援送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東南之志氣審知居常憂之因其先父常與上藍所知乃使人賫金帛往遺之號曰送供且問國之休咎使回上藍以十字為報十詞曰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得之歎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非得福州之患不在楊行密而在錢氏乎今內外將吏無姓錢者必為子孫後世之憂矣至延義為重<sup>連</sup>遇所報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即命查文徽領兵伐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為錢氏所有矣入腹之讖始應蓋國之興衰皆冥數先定也

### 孟知祥兩代讖

孟知祥之入蜀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志泊抵成都值晚且憇于郊外有推小車子過者其物皆以袋盛知祥見問曰汝車所勝幾

袋荅曰盡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其後果兩世而國滅

### 孟知祥般家

初知祥將據蜀也且上表乞般家屬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密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而為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吏笑曰天下聞知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此誰只知銷此百金耶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

### 孟知祥平董璋

孟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為送死諸將兩端季錫為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祥欲示閒暇自書一字以遺董璋無何舉筆輒誤書董為重字不悅久之錫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于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可測何賀耶錫曰其董字艸下施重今大王去艸書重是董已無頭必此勝之兆也于

是三軍欣然一戰而董璋敗

### 錢鏐患目

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sup>醫</sup>內外障眼其術在于用針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若常人志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于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而不受明年鏐卒

### 房知溫從事入冥

房知溫為青州節度封東平王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有從事張澤者素好嗜鰲忽暴卒但心頭微煖家人未即殮經宿而活自云為泰山所追行未幾過一公宇門庭甚壯既見<sup>有</sup>人衣紫據案而坐

自謂之府君叱澤曰何故食鰲過差耶言訖有執筆扶簿引羣鬼皆怪狀携以鼎鑊刀杙<sup>一</sup>作之具至擒澤投于沸鼎中移時復用錢叉撥出以刀支解去骨肉然後烹飪大抵亦如治鰲之狀既熟諸鬼分噉凡出自鼎鑊至于支解又至于分噉啖其于慘毒苦痛之狀皆名狀所<sup>不</sup>及如此<sup>者</sup>近數十度府君始怒之且問曰汝受諸苦如何爾其敢再犯乎答曰不敢于是遣去將行府君又于案上取一物封之甚固授澤曰為吾將此物與房知溫不法之事宜休矣澤領而寘于懷遂覺知溫聞知澤復活遽使人肩舁入府而問之澤備以所受之苦對仍于懷中探取封物付溫即錦被角也知溫大駭曰吾昨覺體寒如中瘡遽擁被就火忽聞足下無疾而卒遂驚起不虞一角之被為火所燒此其是乎遽取被視之不差毫厘知溫顛慄不知所措謂澤曰足下之過小可耳尚如此老夫不



知何如也自是知温稍近理

### 宋齊丘投姚洞天

齊宋丘豫章人父嘗在鍾傳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齊丘欲謁之且囊空無備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于逆旅杜門而坐如此殆數日隣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丘曰秀才何以數日不出齊丘以寔告女歎曰此甚小事秀才何吝一言相示耶乃惠以數緡齊丘用市紙墨為詩咏以投洞天其畧曰某學武無成攻文失志歲華踏蹬身事蹉跎胸中之萬仞青山壓低氣字頭上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遲皇網廢絕四海淵黑中原血紅挹飛蒼走黃之辨有出鬼沒神之機洞天怒其言大不即接見齊丘窘急乃更其啟翌日復至其畧曰有生不如無生為人不若為鬼又云其為

誠懇萬端只為飢寒兩字洞天始憫之漸加以拯救徐温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南也齊丘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子為妻以報宿惠許之

### 黃損不調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為學務于該通嘗上書三書號曰三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投于公卿門議者以為有王佐才洎登第歸會王潮南稱霸損因獻十策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切權要由是衆疾之然其以投朝廷名第不可坐廢踰年始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足疾遂退居于永州北滄塘上湖以詩酒自娛先是損嘗學于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同遊五老峯路遇磐石因憇歇頃之有叟長嘯而至亦憇于側損等皆不悅既而叟指桑維翰

宋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各不得其死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  
以隱居若求名宦不過一方州從事爾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  
數定矣吾先知者何怒耶三人始異之將再問其事此叟不顧而  
去其後皆然

### 何仲舉及第

何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及限李  
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擯楚焉或有言于臯曰此子雖  
州能為詩往三問立成希明府一察之臯聞遽召而問曰知汝有  
文且速敏今日之事若能文不加點為一篇以自述吾當貸汝仲  
舉援筆而成曰似玉來投獄拋家去就枷可憐兩片木夾却一枝  
花臯大驚自為脫枷延上廳與之抗禮自是仲舉始銳意就學天  
成中入洛時秦王為河南尹尤重士仲舉與張抗江文尉俱游其

門及其東荐也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擅場仲舉因獻詩曰碧  
雲章句纔離手紫府神仙盡點頭秦王大悅稱賞不已故一舉上  
第及歸遇文昭馬氏承制依唐太宗故事于天策府置十八學士  
以臯為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自以出于臯之門下雖策名  
中朝事臯未嘗暫懈臯感悅遂加引用未幾與之同列及出又為  
金銜二州刺史先是湖南尤多詩人其最顯者有沈彬廖凝劉昭  
禹尚顏齊已虛中之徒而仲舉在諸公間尤為輕淺惟李臯獨推  
許之往三對衆吟秋日晚望詩曰樹迎高鳥歸深野雲傍斜陽過  
遠山以足扣地嘆曰何仲舉乃詩家之高逸者也諸官見取舍其  
餘奴岳乃問氣爾故仲舉感臯之見知卒能自奮至于名卿節亦  
終始無玷論者以臯有知人之鑒

### 徐寅擯棄



徐寅登第歸閩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為仇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望英威而胆落未幾有人得其本示太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侯以為唐室復興奉琛為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使至遽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慘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仇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今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主上欲殺徐寅爾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矣即日戒閤者不得引接徐寅坐是終身止于秘書正學

黃滔命徐寅代筆

黃滔在閩中為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為代謝戔寅援筆而成其畧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

瑯盤便到馮瓘食處時人大稱之

鏡磨新狎侮本犯敬字廟諱改作鏡

鏡新磨河東人為伶官大為莊宗所寵惜莊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為左右侍衛高鼻深目者甚眾加以恃勢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揚言曰此輩雖硬弓長箭今天下已定無所施矣惟有一般勝于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數也眾皆切齒相與訴于莊宗其間亦有言發而泣下者莊宗不悅召新磨責之曰吾軍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常為我避諱更辱罵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新磨即正色對曰陛下妾矣此輩淚便用桔槔子打亦不出豈能見之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殿上常有惡犬及新磨退一犬奮起似欲肆噬新磨意莊宗使意之遽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縱男女咬人莊宗色變索弓箭新磨遽抗聲

曰臣雖賤與陛下一體殺之不祥問其故對曰陛下改元以同光為紀年天下謂之同光帝且同者銅也不得新磨銅光何以見耶莊宗又欣然其謔浪狎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

### 僧昭說踏錢

僧昭者通于術數居兩浙大為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謂之曰速收慮人恐踏破汝錢昭昭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為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侂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是丑為牛可謂牛踏錢而破矣

### 五代史補第二終

### 五代史補第三

晉二十條

高祖先兆

高祖尚明宗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于太原京師夜間狼皆羣走往入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投捕逐謂之射狼或過諸途問曰汝何從而來對曰看射未幾高祖至蓋射亦石之也

### 少主不召桑維翰

少主之嗣位也契丹以不俟命而擅立又景延廣辱其使契丹怒舉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甲禦之于中流河橋既而契丹之衆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時桑維翰羅相為開封府尹謂僚佐曰事急非大臣鉗口之時乃叩內閣求見



欲請車駕親征以固將士之心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  
召維翰退而嘆曰國家阽危如此州澤逋客亦宜下問况大臣求  
見而不召耶事亦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少主遂北  
遷

### 桑維翰責張彥澤

桑維翰形貌甚怪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  
雖冬月未常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  
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  
吾為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  
謂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  
以為報効一旦背叛助戎狄作威為賊汝心安乎彥澤覩其詞氣  
慨然股栗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

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  
瞑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  
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 李濤納命

李濤常忿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式而取其妻濤率同列上疏請  
誅彥澤以謝西土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從未幾契丹南侵至中  
渡橋彥澤首降戎主喜命以奉軍統蕃部控弦之士先入京師彥  
澤自以功不世出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  
吾曾上疏請誅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為如此吾之首領庸可  
保乎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藏溝瀆而取辱耶于是自馮門狀求見  
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  
降階迎之然濤猶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怒乎彥澤曰覽公門狀

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憂哉清素滑稽知其必免又戲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恕何不將壓驚縮來彥澤大笑卒善待之

### 馬希範奢係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于是擢從事有才行者有若都統判官李鐸靜江府節度判官潘玘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坦都統掌書記李臯鎮南節度判官李莊宗順軍節度判官徐收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江南觀察判官廖圖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仲雅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曦昭順軍觀支察使彭繼勳武平軍節度推官蕭銖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武安軍節度巡官孟玄暉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為學士其餘列校自表友恭張少敵等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以建康府庭

其最為壯麗者即有九龍金華等殿等殿之成也用丹砂塗其壁凡用數十萬斤石每僚吏謁見將升殿但覺丹砂之氣藹然襲人其費用也皆此類初教令既下主者以丹砂非卒致之物相顧憂色居無何東境山崩涌出丹砂委積如丘陵于是收而用之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為希範非常人遽使冊為尚父希範得冊以為戎虜推奉欣然當之矣

### 丁思僅謂馬希範起義兵

丁思僅素有才畧為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冊命深耻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誅犬戎天子反正然後凱還如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時不可失願大王急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興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遂寢思僅之謀思僅不勝其憤謂所親曰古人疾沒世而



名不稱今遭逢擾攘不能立功于天下反顧應教問屋子乎誠可痛也自是思僅常快快

### 馬希範殺高郁

高郁為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及有天下且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發因其敷奏敏速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取之耶希範居常嫉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為然及歸告武穆請誅之武穆笑曰主上戰爭得天下能用機數以郁資吾霸業故欲間之耳若梁朝罷王彥章兵權也蓋遭此計必至破滅今汝誅郁正落其彀中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不決禍在朝夕因使誣告郁謀反而族滅之自是軍中之政往往失序識者痛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所居之井不甚清徹思所以澄汰

之乃用銀葉護其四方自內至外皆然謂之拓裏其奉養過差皆此類也故莊宗得以媒藥自後陰晦中見郁後竟為患爾

### 李昇得江南

李昇本為徐溫所養溫殺張鎬權出于己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為丞相昇為潤州節度昇始為宣州忽得潤州甚快快將白溫辭之宋齊丘素與昇善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損足焚巢之患宣州去江都遠難為應潤州方隔一水爾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遂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夜江都亂火光亘天昇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誅朱瑾之黨後解甲去備以待徐溫之至且喜且怒謂昇曰猶幸汝在潤州不然吾家大事將去矣汝于兄弟中有大功者耶即日用昇為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

昇善于撫禦內外之心翕然而歸之故徐溫卒未幾而江南遂為昇所有先是江南童謠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東海即徐之望也李者鯉也蓋言李昇一旦自溫家起而為君爾初昇既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雪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借雪取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齊丘徐融在坐昇舉杯為令曰雪下紛紛便是白起齊丘曰着履過街必須雍齒融意欲挫昇等遽曰明朝日出爭奈蕭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

### 李瀚作錢鏐碑

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綴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瀚于是多市美酒召瀚飲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伏久之少主入蕃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皆放還瀚時為翰林院學士北主以

其才特留之竟卒于蕃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蘓武丁年奉使之義

### 馮道修夫子廟

馮道之鎮同州也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官叅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之判後云荆棘森森遠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慙惶也大難道覽之有媿色因出俸重創之

### 歐陽彬入蜀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有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禮必先通名紙有掌客吏眾謂樊知容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贖其可乎彬耻以賄進竟不與既而樊氏怒



擲名紙於地曰豈吏人之子欲干謁王侯耶彬深恨之因退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謂通因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狎有歌人瑞卿者慕其才遂延於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欲歌於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又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不問彬嘆曰天下分裂之際廝徒負養皆能自奮我貧而至此耶計無所出思欲竄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何聞西蜀圖綱將發彬遂謀入蜀且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有倦色其可輕棄乎然士以功名為不朽不於此時圖之恐貽後悔今吾他適庶幾有成勿以為念瑞卿曰君於妾不可謂之無情然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得非功名之將至耶妾誠異之家財約數緡雖不豐願分為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畫賂

綱吏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相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為托希範得書大慙彬之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訪草澤由是士無賢不肖叅謁皆延客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風儀其為文辭近理而真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

### 戴偃擯棄

戴偃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唐末罹亂遊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構九龍金華等殿土木之工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偃非之自稱玄黃子著漁父詩百篇以獻欲譏諷之故其句有纔把咽喉吞世界蓋因奢侈致危亡又曰若須拋却便拋却莫待風高更水深文昭覽之怒一旦謂賓佐曰

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為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章句深為流輩所推許方今在貧悴大王哀之置之髯參短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教日前獻吾詩想其為人大抵務以魚釣自得爾宜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使遷居湖上乃潛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為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於溝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適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於是舉榖子與妻子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既擲偃彩少乃携女相與慟哭而別偃將奔領南至永州會文昭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

### 安重榮叛

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厩中產朱鬃白馬有鴉生五色雞以為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已遂舉兵反指揮令

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曰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安及于鬃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過一戰而敗

### 楊光遠叛

楊光遠滅范延光之後朝廷以其功高授青州節度封東平王奄有登萊沂密數郡既而自負強盛舉兵反朝廷以宋州節度李守正嘗與光遠有隙乃命李討之李受詔欣然志在必取莫不身先矢石光遠見而惧之度不能禦遂降初光遠反書至中外大震時百官起居次忽有朝士揚言于衆曰楊光遠欲謀大事吾不信也光遠素患秃瘡其妻又跛自古豈有秃頭天子跛脚皇后耶于是人心頓安未幾光遠果降

###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文昭王夫人彭氏封秦國夫人常往城北報恩寺燒香時僧魁謂之長老問曰夫人誰家婦女彭氏大怒索檐子疾驅而歸文昭驚曰何歸之速也夫人曰今日好沒興被箇老秃兵問妾是誰家娘女且大凡婦女皆不善之辭安得對妾而發文昭笑曰此所謂禪機也夫人可答弟子是彭家女馬家婦然則通其理矣何怒之有乎夫人素負才智耻不能對乃曰如此則妾所謂見性也于是慙報數日

### 羅鄴王戲判

羅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鞦韆置鞞于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鞞驢主怒毆駕車者為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道甚寬何故駕車碾鞞領鞞驢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喜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

### 石文德獻挽歌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矧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於門下其後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學文者各撰挽詞文德乃獻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却知賢耶於是始召文德而媿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多聞許之

趙在禮拔釘錢

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為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詔許之在禮於是命吏籍管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一千納之於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僧洪道

僧洪道不知何許人通內外學道行尤高大為時人所重天福中居於衡州石羊鎮山谷中馬氏文昭王之嗣位也聞其名召於府使於報慈寺住持洪不應命文昭堅欲致之督責

州縣憂懼計無所出率五七十人拱擁入州洪道知之乃引徒弟數輩轉徙入深山中得一岩遂且止息然離舊居抵於山岩下則眾鳥千萬和鳴而隨之州縣雖失其蹤或有相謂曰且深山之中眾鳥何故而鳴又聲韻優逸得非和尚在彼耶試尋果得之於岩所父老再拜曰和尚佛之徒也佛不遺眾生願今大王崇重要與和尚相見輒不應召竄入山林於是和尚即得計矣而州縣與鄉村得無勞擾而和尚忍不為之開慈憫耶洪道於是始點頭曰如此則吾為汝行矣及至府文昭以國師待之未幾堅乞歸山文昭知不可留乃許焉其後竟不知所終初洪道之入岩也見一虎在穴乳二子徒弟大駭洪道叱曰無懼彼當移去言訖虎啣二子趨出穴至



行之所感也如此

### 僧齊已

僧齊已長沙人長沙有大溈同慶寺僧多而地廣佃戶僅千餘家齊已則佃戶胡氏之子也七歲與諸童子為寺司牧牛然天性穎悟於風雅之道日有所得往往以竹枝畫牛背為篇什眾僧竒之且欲壯其山門遂勸令出家時鄭谷在袁州齊已因携所為詩往謁焉有早梅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笑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則佳齊已矍然不覺兼三衣叩地膜拜自是士林以谷為膏已一字之師其後居於長沙道林寺時湖南幕府中能詩者有如徐東野廖凝劉昭禹之徒莫不聲名籍甚而徐東野尤好輕忽雖王公不避也每

見齊已必悚然不敢以眾人待之嘗謂同列曰我輩所作皆拘於一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已才高思遠無所不通殆難及矣論者以徐東野為知言東野亦常贈之詩曰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器爰見夢中逢武丁毀形自學無生理骨瘦神清風一襟松老霜天鶴病深一言悟得生死海芙蓉吐出琉璃心悶見唐風雅容缺敲破冰天飛白雪清塞清江却有靈遺魂泣對荒郊月格何古天工未生誰知主混沌鑿開雞子黃散作純風如膽苦意何新織女星機挑白雲真宰夜來調暖律聲聲吹出嫩青春調何雅澗底孤松秋雨洒嫦娥月裏學步虛桂風吹落玉山下語何竒血潑乾坤龍戰時祖龍跨海看日方出一鞭風雨萬山飛已公已公道如

此浩浩寰中如獨自一簟松風冷如水長伴巢由伸脚睡其  
為名士推重如此及將遊蜀至江陵高從誨慕其名遮畱之  
命為管内僧正齊已不獲已而受自是常怏怏故其友虛中  
示之詩云老負娥眉月閑看雲水心益傷其不得志也竟卒  
於江陵有詩八百首孫光憲序之號曰白蓮集行于世

五代史補第三終



